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总的说来，我自己从来没觉得『老』。

——冰心

# 冰心卷

I16  
57  
世界华文散文精品

---

# 冰 心卷

冰 心 著

广州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周武豪

封面设计 张 文

世界华文散文精品·冰心卷

冰心 著

---

广州出版社 出版

(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3.25 印张 25.5 万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—80592—539—9/1·170

定价：19.80 元

## 编者短语

●华文美丽的形体和丰富的内蕴，自有其古老非凡的魅力。

电脑的使用更使它成为世界文化的精灵，四处飞翔。

散文是它强劲的翅膀。

●华文散文大家们的作品已经构成人类文化星系中灿烂的星河。

每一位都是一个迷人的星座。

●本丛书由青年学者和著名专家组成严格的编选队伍；

本着人类进步自由的精神，将陆续推出大家们的力作。

# 目

# 录

- 1 “无限之生”的界限
- 5 画——诗
- 7 笑
- 9 法律以外的自由
- 11 五月一号
- 14 宇宙的爱
- 16 图画
- 17 寄小读者
  - 四版自序
  - 通讯一
  - 通讯二
  - 通讯四
  - 通讯六
  - 通讯七
  - 通讯八
  - 通讯十
  - 通讯十二
  - 通讯十四
  - 通讯十七
  - 通讯十九
  - 通讯二十六

# 目

# 录

- 52 山中杂记  
——遥寄小朋友  
(七)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  
(十)鸟兽不可与同群
- 58 南归  
——贡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
- 85 寻常百姓
- 89 胰皂泡
- 92 一日的春光
- 96 我的朋友的太太
- 102 我得了一条红领巾
- 107 小桔灯
- 110 再寄小读者  
    通讯四  
    通讯七
- 116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
- 119 樱花赞
- 124 尼罗河上的春天
- 130 一只木屐
- 133 三到青龙桥
- 137 三寄小读者  
    通讯二

# 目

# 录

通讯八

通讯十

- 145 悼郭老
- 147 老舍和孩子们
- 154 追念振铎
- 158 腊八粥
- 160 追念闻一多先生
- 164 幻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
- 167 等待
- 170 追念罗莘田先生
- 174 近在眼前的地平线
- 177 不应该早走的人
- 179 悼念茅公
- 181 我到了北京
- 187 我和玫瑰花
- 190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
- 192 我的父母之乡
- 195 《冰心散文选》自序
- 197 梦的启发
- 199 祖父和灯火管制
- 201 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
- 205 绿的歌

# 目

# 录

- 207 悼念林巧稚大夫
- 211 悼念廖公
- 214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
- 218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
- 221 悼念有吉佐和子
- 224 天南地北的花
- 228 童年的春节
- 231 关于男人(之一)
- 237 关于男人(之二)
- 241 关于男人(之三)
- 244 关于男人(之四)
- 247 关于男人(之五)
- 268 关于男人(之七)
- 271 关于男人(之八)
- 274 关于男人(之九)
- 277 关于男人(之十)
- 280 关于男人(之十一)
- 283 关于男人(之十二)
- 285 回忆中的金岳老
- 287 悼丁玲
- 289 话说相思
- 292 忆天翼

# 目

# 录

- 295 记富奶奶  
——一个高尚的人
- 301 悼念梁实秋先生
- 304 我请求
- 308 七七事变后留平一年的回忆
- 312 忆许地山先生
- 315 忆实秋
- 317 一代伟大的女性  
——记邓颖超大姐
- 320 病榻呓语
- 322 痴人说梦
- 324 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
- 326 无士则如何
- 330 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
- 332 话说散文
- 334 埋在记忆最底层的一本书
- 336 我喜爱小动物
- 339 我喜欢下雪的天
- 341 痛悼胡耀邦同志
- 343 开卷有益
- 347 也有想到而写不了的时候
- 349 我家的茶事

# 目

# 录

- 352 儿童是最真诚的
- 355 “如果冬天来了”
- 357 我差点被狼吃了！
- 359 故乡的风采
- 363 我得到了中国第一尊女寿星
- 365 话说萝卜白菜
- 367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
- 370 我从来没觉得“老”
- 372 世纪印象
- 374 悼念李汝祺教授
- 376 再写萧乾
- 378 玻璃窗内外的喜悦
- 380 “在雪”这天下了大雪
- 382 我与古典文学
- 384 我的家在哪里？
- 386 关于岳王坟
- 388 痛悼邓颖超大姐
- 390 五行缺火
- 392 从“一”数到“九十二”
- 394 想到就写
- 395 我家的精品

# 『无限之生』 的界线

我独坐在楼廊上，凝望着窗内的屋子。浅绿色的墙壁，赭色的地板，几张椅子和书桌；空沉沉的，被那从绿罩子底下发出来的粉光照着，只浑身凄黯无色。

这屋子，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间宿舍。课余之暇，我们永远是在这屋里说笑，如今宛因去了，只剩了我一个人了。

她去的那个地方，我不能知道，世人也不能知道，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。然而宛因是死了，我看见她病的，我看见她的躯壳埋在黄土里的，但是这个躯壳能以代表宛因么！

屋子依旧是空没的，空气依旧是烦闷的，灯光也依旧是惨绿的。我只管坐在窗外，也不是悲伤，也不是悚惧；似乎神经麻木了，再也不能迈步进到屋子里去。

死呵，你是一个破坏者，你是一个大有权威者？世界既然有了生物，为何又有你来摧残他们，限制他们？无论是帝王，是英雄，是……一遇见你，便立刻撤下他一切所有的，屈服在

你的权威之下。无论是惊才，绝艳，丰功，伟业，与你接触之后，不过只留下一抔黄土！

我想到这里，只觉得失望，灰心，到了极外！——这样的人生，有什么趣味？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，又有什么用处？又有什么结果？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，不但我是虚空，万物也是虚空。

漆黑的天空里，只有几点闪烁的星光，不住的颤动着。树叶楂楂槭槭的响着。微微的一阵槐花香气，扑到阑边来。

我抬头看着天空，数着星辰，竭力的想慰安自己。我想：——何必为死者难过？何必因为有“死”就难过？人生世上，劳碌辛苦的，想为国家，为社会，谋幸福；似乎是极其壮丽宏大的事业了。然而造物者凭高下视，不过如同一个蚂蚁，辛辛苦苦的，替他同伴驮着粟粒一般。几点的小雨，一阵的微风，就忽然把他渺小这躯，打死，吹飞。他的工程，就算了结。我们人在这大地上，已经是像小蚁微尘一般，何况在这万星团簇，缥缈幽深的太空之内，更是连小蚁微尘都不如了！如此看来，……都不过是昙花泡影，抑制理性，随着他们走去，就完了！何必……

想到这里，我的脑子似乎胀大了，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。勉强定了神，往四周一看：——我依旧坐在阑边，楼外的景物，也一切如故。原来我还没有超越到世外去，我苦痛已极，低着头只有叹息。

一阵衣裳簌簌的声音，仿佛是从树杪下来，——接着有微渺的声音，连连唤道：“冰心，冰心！”我此时昏昏沉沉的，问道：“是谁？是宛因么？”她说：“是的。”我竭力的抬起头来，借着微微的星光，仔细一看，那白衣飘举，荡荡漾漾的，站在我面前的，可不是宾因么！只是她全身上下，显出一种庄严透

彻的神情来，又似乎不是从前的宛因了。

我心里益发的昏沉了，不觉似悲似喜的问道：“宛因，你为何又来了？你到底是到哪里去了？”她微笑说：“我不过是越过‘无限之生的界线’我说：“你不是……”她摇头说：“什么叫做‘死’？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，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，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。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。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，我们和宇宙间的成娥，也是结合的。”

我听了她这几句话，心中模模糊糊的，又像明白，又像不明白。

这时她朗若曙星的眼光，似乎已经历历的看出我心中的症结。便问说：“在你未生之前，世界上有你没有？在你既死之后，世界上有你没有？我这时真不明白了，过了一会，忽然灵光一闪，觉得心下肖明朗澈，欢欣鼓舞的说：“有，有，无论是生前，是死后，我还是我，‘生’和‘死’不过都是‘无限之生的界线’就是了。”

她微笑说：“你明白了，我再问你，什么叫做‘无限之生’？”我说：“‘就是天国，就是极乐世界。”她说：“这光明神圣的地方，是发现在你生前呢？还是发现在你死后呢？”我说：“既然生前死后都是有我，这天国和极乐世界，就说是现在也有，也可以的。”

她说：“为什么现在世界上，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呢？”我仿佛应道：“既然我们和万物都是结合的，到了完全结合的时候，便成了天国和极乐世界了，不过现在……”她止住了我的话，又说：“这样说来，天国的极乐世界，不是超出世外的，是不是呢？”我点了一点头。

她停了一会，便说：“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我就是万物，万物就是太空“是不可分析，不容分析的。这样——人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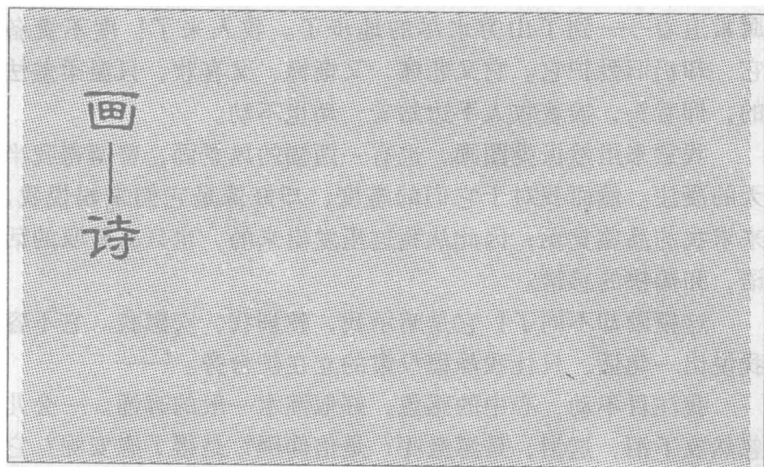
人暗的爱，我和万物，和太空中间的爱，是昙花么？是泡影么？那些英雄，帝王，杀伐争竞的事业，自然是虚空的了。我们要奔赴到那‘完全结合’的那个事业，难道也是虚空的么？去建设‘完全结合’的事业的人，难道从造物者看来，是如同小蚁微尘么？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含着快乐信仰的珠泪，抬头望着她。

她慢慢的举起手来，轻裾飘扬，那微妙的目光，悠扬着看我，琅琅的说：“万全的爱，无限的结合，是不分生——死——人——物的，无论什么，都不能抑制摧残他，你去罢，——你去奔那‘完全结合’的道路罢！”

这时她慢慢的飘了起来，似乎要乘风飞举。我连忙拉住她的衣角说，“我往哪里去呢？那条路在哪里呢？”她指着天边说，“你迎着 he 走去罢。你看——光明来了！”

轻软的衣裳，从我脸上拂过。慢慢的睁开眼，只见地平线边，漾出万道的霞光，一片的光明莹洁，迎着我射来。我心中充满了欢乐，也微微的随她说道：“光明来了！”

（本篇作于1920年4月10日，最初发表于北京《晨报》1920年4月30日，后收入北京书局出版的黄皮丛书之一《闲情》，北京书局1932年12月初版。）



去年冬季大考的时候，我因为抱病，把《圣经》课遗漏了；第二天我好了，《圣经》课教授安女士，便叫我去补考。

那一天是阴天，虽然不下雪，空气却极其沉闷。我无精打采的，夹着一本《圣经》，绕着大院踏着雪，到她住在那座楼上，上了台阶，她已经站在门边，一面念笑着问我“病好了没有”，一面带我到她的书房里去。她坐在摇椅上，我扶丰椅背站在炉旁。她接过《圣经》，打开了；略略的问我几节诗篇上的诗句，以后就拿笔自己在本子上写字。我抬起头来，——无意中忽然看见了炉台上倚着的一幅画！

一片危峭的古壁，满附着蓬蓬的枯草。壁上攀援着一个牧人，背着脸，右手拿着街子，左手却伸下去摩抚岩下的一只小羊，他的指尖刚及到小羊的头上。天空里却盘旋着几只饥鹰。画上的天色，也和那天一样，阴沉——黯淡。

看！牧人的衣袖上，挂着荆棘，他是攀崖逾岭的去寻找他的小羊，可怜的小羊！它迷了路，地下是歧途百出，天上有饥

鹰紧追着——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。牧人来了！度不责备它，却仍旧爱护它。它又悲痛，又惭愧，又喜欢，只温柔羞怯的，仰着头，挨着牧人手边站着，动也不动。

我素来虽然极爱图画，也有一两幅的风景画，曾博得我半天的凝注。然而我对于它们的态度，却好像是它们来娱悦我，来求我的品鉴赏玩；因此从我这里发出来的，也只有赞叹的话语，和愉快的感情。

这幅画却不同了！它是暗示我，教训我，安慰我。它不容我说出一句话，只让我静穆没声的立在炉台旁。——

我注目不动，心中的感想，好似潮水一般的奔涌。一会儿忽然要下泪，这泪，是感激呢？是信仰呢？是得了慰安呢？它不容我说，我也说不出来——

这时安女士唤我一声；我回过头去，眼光正射到她膝上的《圣经》——诗篇——清清楚楚的几行字：

“上帝是我的牧者——使我心里苏醒——”

她翻过一页去。我的眼光也移过去，——那面又是清清楚楚的几行字：

“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手所创造的……无言无语……声音却流通地极！”

那一天的光阴早过去了，那一天的别的印象，也都模糊了。但是这诗情和画意，却是从那时到现在永远没有离开我

---

1920年9月6日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9月《燕大季刊》第1卷第3期。署名：谢婉莹，后收入诗、散文集《闲情》。）

笑

雨声渐渐的住了，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。推开窗户一看，呀！凉云散了，树叶上的残滴，映着月儿，好似萤光千点，闪闪烁烁的动着。——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，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！

凭窗站了一会儿，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。转过身来，忽然眼花缭乱，屋子里的别的东西，都隐在光云里；一片幽辉，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。——这白衣的安琪儿，抱着花儿，扬着翅儿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“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，什么时候，我曾……”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，——默默的思想。

严闭的心幕，慢慢的拉开了，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。——一条很长的古道。驴脚下的泥，兀自滑滑的。田沟里的水，潺潺的流着。近村的绿树，都笼在湿烟里。弓儿似的新月，挂在树梢。一边走着，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，抱着一堆灿